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彭公案

(三)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2辑〕

彭 公 案

(第三册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彭
公
案

清·貪夢道人

第 140 回

显武功侠士要镖 灵宝县永福毙命

话说石铸背着钦差大人被马忠所困，正在危急之时，只见由西北来了一艘浪里钻的船，船上站的正是马玉龙。

书中交代，马玉龙因何来到此处？原来那日蓝猛在漫上洼丢了镖，自己想要回去。又一想：“且慢，我临来之时，我师父说：“如果在河南地面，遇到紧要为难之事，你到龙山请那公道寨主帮你，我听说那人是一条好汉。”蓝猛想，我现在遇到了麻烦，何不去见见此人，求他帮我抢回这三十万两银子？主意已定，蓝猛催马直奔龙山。

次日早饭后，蓝猛来到龙山。一进山口，遇到巡察道路的龙山练勇余德胜。余德胜说：“你何人？来龙山作甚？”蓝猛说：“我乃山西保镖，保着三十万两镖银，路过此地，在离此不远处被人劫去。我久闻龙山寨主是一位侠义英雄，特来拜求寨主，帮我寻找。”喽兵听罢，说：“你跟我走罢。”余德胜带着蓝猛走到山寨门外挂号房说：“你在这里等待，我进去回禀，寨主见不见你，你听我的回话。”余德胜转身进去，不多时，又从里面出来说：“我家大王有请。”

蓝猛进寨门一瞅，两边排班站立的都是老虎兵。马玉龙站在当中，未戴官帽，面色微白，白中透润，细眉阔目，鼻如玉柱，唇似吐脂，身穿蓝绸衫，足下篆底官靴，年有二十余岁，精神满足。蓝猛看罢，过去行礼，说：“久仰公道大王的威名，今日得见尊颜，真乃三生有幸。小人蓝猛有礼了！”马玉龙还礼，把蓝猛让进客厅，分宾主落座后。马玉龙说：“蓝大哥，方才我听见

手下人说你是保镖的，把镖丢了，不知丢在何处？劫镖之人使什么兵刃？几个人都是什么模样？”蓝猛说：“我这镖丢在漫上洼，一共是五六十人。领头的人，一个是黄脸使峨眉刺，另一个黑脸使三股叉。”马玉龙一听，心中就明白了，吩咐预备船只。原来龙山有一条河，与红龙涧的河同源一处，由龙山坐船可以直通红龙涧。马玉龙招待蓝猛吃过饭，下令船只向红龙涧进发。离涧四五里之遥，马玉龙吩咐将船靠近。喽兵下水，马玉龙坐着一艘船，带着蓝猛，进了红龙涧，他的喽兵都在水下跟随。

来到红龙涧里，听见有喊杀之声，似乎里面正在打仗。马玉龙听见喽兵嚷叫要抓住赃官彭朋和要放箭射死石铸和钦差。马玉龙对盗玉马的石铸早有耳闻，恨无缘相见，不想今天会意外相逢，而且他又背着钦差大人。马玉龙在船头喊着：“石大哥，把大人背到我这边来。”石铸一瞅，知道是龙山的马玉龙，这才急奔过来，上了船。混江龙马忠一瞅，气得颜色变更，说：“对面来者，你我是连山的街坊，你为何管我的事？”马玉龙说：“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钦差大人乃是为国为民的清官，你为何做这伤天害理之事。”大人在后面问石铸：“这人你可认识？”石铸说：“久闻此人是个侠义英雄，乃龙山寨主马玉龙。”大人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告诉他，将这伙贼人拿住，并贼首戴魁章，勿使一人漏网。”石铸这才站在船头说：“大人有谕，令你赶紧拿贼。”

马玉龙这才怀抱宝剑，扑奔马忠。马忠在船上用手中峨眉刺一指说：“马玉龙你太不知自爱！”马玉龙说：“你这些山贼草寇，不知国法王章，任意胡为，谅你这无名之辈，胆敢向我发威。今天，一来我为蓝猛要镖，二来要扫灭你这贼窝。”马忠往水中一跳说：“来！你我在水中战几合，你若赢得了我这峨眉刺，饶你不死。”马玉龙一听，也窜在水内，二人各摆兵刃。马玉龙精通水性，在水内能看三丈远，马忠也能看三丈，两个人走了十数个照面，不分输赢。下一回合，马玉龙手快，一剑将马忠的水衣削

为两段。马忠唬得魂惊千里，顺水逃上船，吩咐响梆子放箭。马玉龙也上了船，敲响了诸葛鼓，立时由水中冒出二百飞虎兵，露出半个身子，各人都带着飞虎油苫帽，身穿油绸号坎，各拿三截钩连钻，背后背着竹炮。马忠一瞅就是一愣。那边马玉龙二次敲响诸葛鼓，二百水兵一字排开，预备好了手中的竹炮，三声诸葛鼓一响，那边水兵一阵连珠炮，竟把马忠的船打翻了十数只。马忠一见不妙，脱身由水内逃窜。

马玉龙带着蓝猛先到对岸查点镖车，镖银分毫不短，蓝猛叩谢马玉龙，然后仍旧保镖赶路去了。

不多时，只见正南尘沙荡荡，土雨纷纷，飞奔来了一支人马，是永成副将的旗号。带兵的官是苏永福、苏永禄，所带的是本城的守卫队，后面一抬大轿，坐的是大人的管家彭福、彭禄，二人预备了官服迎接大人。钦差大人下了马玉龙的船，苏永福、苏永禄等过来参见大人。大人吩咐马玉龙同石铸，游过水去，前去拿贼。

马玉龙带着二百飞虎兵同石铸游过水去，来到大寨，只听杀声震天，锣鼓齐鸣。此时铁旗杆蔡广正战得热汗直流，口中带喘，难以抵挡戴魁章。这几百喽兵把武杰、纪逢春、李环、李珮、霍秉龄、刘芳围在当中，正杀得难解难分。只听外边一阵大乱，马忠由前边败了下来，见到朱义，说：“二哥，大事不好，现有龙山马玉龙带着他的二百喽兵，杀进寨来，二哥早做准备！”朱义一摆手中叉，带数百人来到头道寨门，吩咐把寨门开放。只见马玉龙同碧眼金蝉石铸来至近前。朱义用手叉一指说：“马玉龙，你胆敢前来送死，我来替我三弟雪恨。”摆手中叉照马玉龙分心就刺，马玉龙使了一个海底捞月，用宝剑往上一迎，呛啷啷一响，把叉头削为两段。朱义拨头就跑，马忠在房上说：“二哥，你瞅大事不好，这都是戴魁章宠信宋起凤，把你我一座铁桶大寨闹到冰消瓦解，你我趁此走罢，不必跟他在此一起倒霉。”

二人由后寨逃走，直到后来在大狼山二次出世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马玉龙来至大寨前厅，一瞅众差官被喽兵围在当中，铁旗杆蔡广同戴魁章正杀得难解难分。一个使一对分水双镗，一个使虎头钩，两个人各自争强斗胜，马玉龙正好过去相助蔡广。只见从那边过来一个年轻的少妇，约有二十余岁，头上绢帕包头，银红色短汗衫，绿绣中衣，足下红缎官鞋，腰系蓝绸汗巾，手中拿着一把单刀，粉面朱唇，来至马玉龙面前，用手一指说：“对面小辈，你是何人，胆敢在这里撒野！”马玉龙说：“我乃龙山公道大王，奉钦差之命，特来剿灭你们这伙山贼，你叫妇人趁早闪开，叫戴魁章前来送死。”那妇人说：“我乃戴魁章的压寨夫人金花是也。你既是龙山公道大王，你为何反帮着钦差大人？依我之见，趁早不必动手，你我都是连山的街坊，何必帮着外人与我等为仇？”马玉龙说：“贱婢，皆因戴魁章目无王法，私自把钦差大人抢劫到山上，现有官兵来拿，胆敢拒捕！”金花听罢，照定马玉龙抡刀就剁。马玉龙往旁一闪说：“你这妇人还不退去，我有心结果了你的性命，恐污了我的宝剑。”金花对马玉龙颇有爱慕之心，虽然动手，却眉目传情，言语勾挑。马玉龙乃是烈性的男子，一瞅这妇人举止轻薄，气往上冲说：“你这妇人着实讨厌，待我结果你的性命！”宝剑一摆，三五个照面，竟将金花一剑挥为两段。银花一瞅姐姐被杀，并不答话，摆手中双刀，照马玉龙砍来，马玉龙用拨草寻蛇式把双刀削为两段，举起宝剑，又将银花杀死。金瓶一瞅二位姐姐被马玉龙杀死，勃然大怒，赶奔前来。书要简短，四个美人一连俱被马玉龙杀死。

戴魁章一瞅这事不好，只气得哇呀呀直喊。再一瞅喽兵俱已逃走，朱义、马忠也不见踪迹。龙山的飞虎兵遇人便杀。马玉龙摆宝剑跳过来，石铸在后面喊嚷，说：“众位办差的老爷听真，这位乃是龙山马玉龙，奉钦差之命，前来捉拿戴魁章。”蔡广往

旁边一闪，马玉龙一摆宝剑，扑奔戴魁章。戴魁章不敢交锋，拧身跳出圈外，扑奔寨门，往外逃走，马玉龙等在背后紧追不舍。戴魁章打算今天逃出潼关，奔庆阳府连环寨，以图后来报仇雪恨。马玉龙在后边叫嚷，说：“戴魁章你休想逃走，我奉大人堂谕，定要拿你。”戴魁章跳下水，马玉龙和石铸也跟着下去，相离不过两箭之地，眼看就要追上。戴魁章回头说：“马玉龙，你我素不相识，生平相会，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为何苦苦追赶于我？”马玉龙说：“我与你虽无冤仇，但我领了大人的堂谕，定要捉拿你交与钦差。”戴魁章听罢，不再多言，泅水逃命。正往前走，只听哗啦一声水响，只见对面又出来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，手使一对子母鸳鸯锤，把他的去路挡住。戴魁章看那人三十以外，是个秃子，身穿水衣，面皮微紫，紫中透亮。石铸在后面一看，认出是师兄追云太保魏国安。

书中交待：来者这位，家住在天津卫河东水碓子。自幼拜银须道人董妙清为师。练就水上工夫，长拳短打，刀枪棍棒，样样精通。他与石铸是师兄弟，在绿林中偷富济贫、杀贪官、斩恶霸，到处剪恶安良。只因他在家中，为朋友打伤人命，到案打官司，又从监狱逃出，流落到了河南。今天看见红龙涧有无数官兵前来剿贼，他意欲帮着拿贼，到树林中换上水衣，入水正遇戴魁章。

魏国安一见戴魁章就是一锤，戴魁章正想往岔路逃走，却被后面马玉龙施展鹰爪力的工夫，将他抓住，不能脱身。马玉龙将他拉至南岸捆好，一瞅山寨已经起火。周壮同王媚娘收拾细软金银，出山直奔永成，先找店住下，静候刘芳的消息。里面剩下的喽兵还有三百五十余名，抄出贼人财物二百车，贼船二十只。刘芳先把火扑灭，派本地官兵看守红龙涧。

马玉龙参见大人，大人说：“前者武杰拿回你的历条，说你在二营山拿贼有功，本部院就有心要保举你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托大

人洪福，旗人本是镶黄旗满洲二甲养余兵，因为在京师打伤恶霸，逃走在外，流落数年。现占龙山，以保镖为生。今天是受人之托，前来要镖，奉大人之命拿贼。大人若肯开恩递折，把旗人圈回本旗，旗人愿效犬马之劳。”大人说：“你且回去，把龙山众人散伙，我在前站等你。”马玉龙答应下来，又过来与石铸等人相见。石铸说：“兄弟，你把龙山众人散了伙，千万要回来，这是万年不遇的机会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是；勿劳大哥嘱咐，我这就告辞。”说罢，跳上船去，带着喽兵竟自去了。

众人押解着戴魁章，大人坐着大轿，来到公馆下轿。众人道：“大人受惊啦。”大人即把永成的官人叫来，立刻升堂。众人呐喊，把戴魁章带上来跪下。大人问：“戴魁章，你从前可认识本部院？你今年多大岁数？哪里人氏？在红龙涧占山有几年？”戴魁章说：“我原籍河南黄县戴家屯的人，由二十八岁起，同我两个拜把子兄弟朱义、马忠招聚了五百多名亡命之徒在红龙涧占山为王。我从前跟大人并无冤仇。”大人说：“你在红龙涧打劫客商，抗拒官兵，情同反叛。你不必再往下说啦。”大人吩咐把戴魁章钉镣入狱。大人又把杨香武、霍秉龄请上来，赏给一百两银子，二人执意不收，告辞回庙。蔡广上来给大人请安，道了受惊，彼此询问别后之事。蔡广把要看女儿之事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因听大人到此，故绕道前来请安。”大人吩咐款待蔡广，又叫石铸把帮助捉戴魁章的那人叫上来。听差的人说：“石铸送他师兄走了，尚未回来。”正说着，石铸已从外面回来，过来给大人请安。大人说：“石铸，你上哪里去了？”石铸说：“我师兄魏国安要上庆阳府找我师父，我苦苦留他，他不肯在此，因此我给他十两银子做为盘缠，送出西门以外。”大人说：“可惜！我看此人水旱两路武艺极好，我要栽培他，他却走了。”石铸说：“这是他命小福薄。”

大人在这里把诸事办理完毕，即把戴魁章就地正法，派刘芳

监斩。蔡广已然告辞，奔大同府看女儿去了。这里刘芳点齐了二百名兵丁，还有公馆众人护卫，恐怕戴魁章的余党来劫法场。听说红龙涧寨主问斩，看热闹的人甚多。戴魁章来到法场，自己说：“想不到我戴魁章落到这步田地。”说了几句，刽子手把戴魁章一杀，人头落地，红龙涧抄产。大人按公办事，参奏：刘芳身为副将，地面不靖，竟有贼党聚众成群，占山落草为寇，究属捕务废弛。圣上旨意下：刘芳理应革职，开恩官降二级，随彭大人当差，带罪立功。马玉龙着准回营当差。石铸赦罪赏功，其余各人，均赏加一级。众人谢恩。大人歇息数日，刘芳把家眷并王媚娘留在永成，买下房屋居住。

大人带着刘芳等起身，下一站到了灵宝县。本地面知县龚文煜在十字街迎接钦差大人。进了公馆，参见已毕，即归本衙，众办差官各归配房。大人用完晚饭，在灯下看书，又把苏永福叫了上来。大人喜爱苏永福，见他虽已年过半百，但老成历练，公事娴熟。大人问他：“现在你跟我当差几年，你家中还有什么人？”苏永福说：“家中只有结发妻子和一个小儿子，小儿子在家拉弓练武。”大人说：“你也年过半百，为人练达，我很喜欢你。我这衣箱和要紧的东西都在里头，你不必在配间睡，搬到这东间来，也好给我看着。”苏永福答应，便下去把铺盖搬来了。

刘芳说：“咱们分前后值夜，轮换睡觉，明天走路就不乏了。”

石铸也说：“咱们八个人，四人一天。今天我跟刘老爷、武老爷、纪老爷，明天换二位苏二爷和李环、李珮四人。”刘芳说：“石大爷，今天咱两人前夜，你们没事就睡觉吧。”武杰说：“我跟纪老爷后夜。”刘芳说：“三更天换班，谁该值的时候出事，就是谁的事。各位要小心，不准推诿。”纪逢春说：“小蝎子，咱们两个睡觉去。”两个人走后，天刚起更，石铸说：“刘大人！咱们一同出去绕弯，大人此时还没睡觉呢。”刘芳说：“石大爷！你以

后再别这么刘大人、刘大人的，咱们这样的交情，不用这么客套，往后你就叫我刘大哥，我称呼你石贤弟。”石铸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从今以后，倒是兄弟相称为是。”

正说着话，听外面梆响起更，公馆以外有本地守营的官兵巡更查夜。石铸到院中一瞅，满天星斗，皓月当空，看看上房大人已经安歇，西配房是彭兴、彭福等人，东配房南里间是武杰二人。石铸瞅瞅没有动静，翻身蹿上房去，四顾无人，这才蹿下房来，进了东配房北里间。石铸二人坐到二更，刘芳又出去一趟，不知不觉已到三更。石铸说：“我上那屋叫他们去。”石铸进去先把武杰叫醒，又叫纪逢春。叫过多时，纪逢春仍在酣睡。武杰拧他一把，方把傻小子拧醒了。武杰说：“换班了。”纪逢春一醒，抓锤转身就出了东厢房。只见房上窜出一人，手中拿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纪逢春见了就嚷：“了不得了，大人叫贼给杀了！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41 回

石壮士勇捉刺客 武英杰遇贼遭擒

话说纪逢春由东房出来，见有一人从房中窜出，手拿一个人头，他说：“了不得了！刺客把大人杀了！”刘芳与石铸尚未睡着，苏永禄也醒了。石铸问纪逢春，他用手一指说：“你瞧上房门开了，我刚才看见有个人手提人头，窜上房，往东北跑了。”石铸纵身上房，见前边影影绰绰有个人，低头一瞅，房梁上有鲜血滴下。石铸顺黑影追去，一声喊嚷，说：“刺客休走！你好大胆量，胆敢行刺彭大人，任凭你上天入地，我也要把你拿住。”后面刘芳也追赶下来，直追至正东的一片树林，听那边有狗直吠，及至身临切近，再找贼人，已踪迹不见。刘芳说：“石贤弟，可曾看见贼人往哪边去了？”石铸说：“我追到此处，就看不见了，咱们回去吧！”

众人由原路回到公馆，只见上房格扇已开，灯光明亮，彭公在椅子上坐着，彭兴等两旁侍候。石铸过来给大人请安，说：“大人受惊。”

原来大人正在睡梦里，忽听得外面大哗，大人起来，此时彭兴从西屋赶往大人房里，大人令他点起灯，各处一照，彭兴说：“大人，可了不得了！苏老爷被人杀了！”大人站在东里间屋一瞅床上的苏永福，脑袋已被砍去，血流满地。

石铸等回来给大人请安，大人说：“昨晚我把苏永福叫进来，我喜爱他老成练达，叫他给我看着这东西，不想被贼人所刺。”苏永禄放声大哭说：“我哥哥一世忠厚，不象我机灵，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报应？”大家劝他说：“苏二哥也不必哭了，凡人生死有

命，富贵在天，大家想想主意，替苏大哥报仇。”大人说：“我明天不走了，这贼人胆子甚大，必是戴魁章的余党前来行刺本部院，误伤苏永福，明天谁去访访这案？”纪逢春说：“大人不必着急，明天待我去访刺客，准将他拿来。”大人说：“你一个粗人，焉能办这个事，不必你去。”又转向武杰说：“武杰，你明天吃了早饭，带着李环、李珮，换了便装出去，查访查访。访查明白，回来报我知道。”武杰答应。大人说：“你等下去安歇罢。天尚未亮，大家谁也别睡觉，恐其贼去而复返，各人都留神巡察，这叫贼走了看门。”大人回到西边一间睡了。一觉醒来，天色大亮，本县知县龚大人把车辆马匹预备好了，请大人起马。大人说：“昨天我公馆闹刺客，你可知道？”龚文煜说：“不知。”大人说：“今天本部院不走，把刺客拿获，我再走。”正说之际，只听外边有人喊冤，大人说：“把这喊冤之人带上来。”

不多时，只见石铸等从外面带进一人，年纪约在三十以外，面皮微紫，粗眉大眼，身高七尺，身穿月蓝布裤褂，手中拿着一个包裹，来到上房。刘芳一见此人目露精光，疑心他是一个刺客，以喊冤为名，要刺杀大人，便仔细留神。

那人跪在地上，说：“小人姓骆，叫骆文连，在灵宝县东门外住家。小人尚有生身的母亲，结发的妻子，我在这本营艺技队上当兵。我母亲得了一宗病症，每日非吃我妻子之乳不可。我妻子跟我母亲住在东屋，小人在西屋睡。昨天晚上，三鼓之后，小人已经睡了觉，忽听外面有人叫娘子开门。小人知道我妻子素来安分，并无外心。小人出去，一开门，一个贼人拿着包裹，照我面门打来，打了我一个斤斗。贼人是两个，另一个冲进屋，把我妻子背走了。我母亲七十多岁的人，牙齿已经落尽，非吃我妻子的乳不能饱。望大人搭救我妻子和我母亲。”说完把包裹递上来。众人打开一瞅，里面是张油纸，油纸里面是苏永福的人头。大人说：“这是我的手下人。这个骆文连说他是你们本营的人，你们

可认得？”听差人上来回禀说：“不错。他是本营技艺队教习，他会把式。”大人问明白，叫骆文连下去对保。

大人用完早饭，叫小蝎子武杰改扮行装，换上蓝绸长衫，内衬蓝绸裤褂，湖色川绸套裤白底子灰青缎镶鞋，包裹内包一口单刀，暗带镖囊，好像一位文雅先生。李环、李珮各穿青洋丝大褂，足下穿青缎快靴，好象两位保镖达官，包裹内包着朴刀。

三人出了公馆，顺着道路往西出了西门，慢慢行走，打算到各村庄庵观寺院查访。刚走了不远，只见男男女女手捧香烛，仿佛要去烧香的样子。武杰过去问一位老者说：“请问今天在哪里庙会？”那人说：“离这块不远，不足六里之遥，有一座福承寺，那里有一位肉胎活佛，显灵显圣，舍药救人，故此我们善男信女都上那里烧香还愿。”武杰一想，世界上哪有肉胎活佛，这明明是谣言惑众，我理应到那里看看，再作道理，必须见机而作。想罢便带着李环、李珮前往。

约走了五六里路，已是人山人海。一看这座庙宇，并不依靠村庄，而是座落于一处密林里，坐北向南，庙门口有两根旗杆，三个山门，正山门关闭，走东角门。武杰来至山门，就要朝门里走，一个看门的小和尚把武杰挡住说：“如进里面看病必须挂号，每天只看一百人，如不挂号，不准进去。”武杰说：“我也不烧香也不磕头，我是到里面游逛的。”看门的小和尚见武杰衣服鲜明，品貌不俗，必是个世家子弟，说：“老爷，你贵姓？你跟我进来，我带你到各处走走。”武杰说：“我姓干。”小和尚说：“原来是干爷！”小和尚头前带路，一直往里，走过了大厅，来到西跨院。一瞅北房三间，东西各有配房，带着武杰来到上房。一瞅屋中靠北墙有八仙桌一张，西边有太师椅两把，墙上挂着一幅条幅，上面画着山水人物。边上有一幅对联。武杰看看，写得甚好，只是和尚挂的条轴甚是无味，上联写：名教中有乐地，下句是：风月外无多谈。武杰看罢，沉吟半晌，坐在东边椅上问小和尚：“你

的法名叫什么？”小和尚说：“我叫东月，我给施主倒茶去。”小和尚转身去了，武杰掀起东里间的帘子，一看屋中围屏内，床帐俱全，靠北墙有一张小琴桌，放着一卷经，一个钟架子上头挂着风磨铜的小钟，武杰拿起钟锤，打了一下，只听墙里头咯吱吱连声响动，当中的往上一卷，露出一个门来，只听得里面有脚步声。往门两旁一闪，从里面出来浓妆艳抹四五个妇人，都是花枝招展，都在二十上下。出了夹壁墙，往外一看，见武杰是一个少年男子，说话是江南口音，这几个妇人并不认识，拧身回去，将夹壁墙一关，将字画放下。小和尚正从外面进来，看武杰在里间屋发愣，李环、李珮在外面坐定。小和尚说：“不叫你进来，你偏要进来，又无故打钟，若是我师父知道，定要打我。”武杰说：“你们一个寺庙，却私自安放夹壁墙，窝藏少妇美女。”小和尚转身就走，被武杰踢倒，叫李环、李珮将他捆上。这时从东角门又来了一个小和尚，见捆了他的师弟，掉头就跑，武杰提刀就追。刚跑到大雄宝殿，只见和尚正在替人看病，那些男女都在那里烧香。武国兴追小和尚来到大殿以下，只见大殿上窜下一个和尚，拿一口单刀，把武杰去路挡住，吩咐手下人鸣锣聚众，把山门关好，不准放这男子逃走。只听锣声一响，众僧人各拿兵刃来到大殿前，把武杰围在当中。武杰一瞅，叫李环、李珮各摆兵刃动手捉拿僧人。李环、李珮由西院出来，提手中朴刀，跳在当中，就与这伙僧人动起手来。

书中交待，这座福承寺，原先的长老长春倒是十分和善，后来来了一个游方的和尚叫法缘，把这庙的方丈害死，又另招了些和尚。他本是绿林的贼人，练得一身硬工夫，外号人称金眼头陀法缘。他有一个师弟叫玉面如来法空，在京北潞墩东头老爷庙彭大人北巡大同府时，他拦路行刺了一回，被欧阳德将他追捕，他从那逃到这里，找他师兄法缘，就在这里住下。他本是一个采花的淫贼，他师兄法缘倒是不贪色。法空他乃是酒色之徒，终日在

外寻花问柳。后来他生出了一个主意，他常看些医书，配些丸散膏丹，派人在外贴报子，说佛祖显圣，施舍丸散膏丹，每逢初一、十五日，来看病求药的总有些年轻少妇，有貌美的女子，法空便派人跟着，知道住处，晚上前去采花。又过了一个多月，庙里又来了法空的一位朋友，他乃是飞云僧尹明。自从他从二龙山逃走，无处投奔，故来到福承寺，找玉面如来法空。法空一见他，说：“你就在这留下吧。我在这里看病舍药，有几个很对眼的女子，被我收在夹壁墙地窖里。”飞云僧自此就在这庙里住下。

这庙里只居住了十几个和尚，却养着二十多个打手，专做伤天害理之事。这一天，飞云同法空来到灵宝县游逛，走在东城门楼下。瞅见一个女子，在门下卖菜，飞云一瞅这妇人虽是乡村姑娘，却长得十分美丽。飞云僧站住，目不转睛地把姑娘从上到下看了个够，回头对法空说：“合字并肩字。调瓢儿拓露把哈，裹衫头盘尖，浑天汪钻越马撬箔入窑儿。肘着急复溜扯活。”他说的这一片话是江湖上的黑话，是怕别人听见。这番话的意思是：合字并肩字是自己哥们，调瓢儿是回头，拓露是眼睛，把哈是瞅，裹衫头是妇人，盘尖是长得好，浑天是夜里，汪钻是三更天，越马是跳墙，撬箔是拨门，入窑儿是进屋，肘着急复溜扯活是带着走。法空回头瞅了一眼，二人便进了城。

二人找了个酒店喝酒，正喝酒，听得人说：公馆预备好了，今天接奉旨钦差查办西夏的彭中堂。飞云一听心就一动，说：“彭大人今天来到这里，我要不趁此报仇，等待何时？”给了酒帐，到公馆探了四面通路，二人便往回走。刚到东门，只见对面来了报告说：“闲人站开，钦差大人到了！”飞云同法空往人群里一扎，只见大人坐着八抬大轿，头前顶马是刘芳。众办差官在马上虎视眈眈。飞云在暗中一瞧，也有认得的，也有不认得的，见钦差大轿过去，他二人才出了东门。飞云说：“师弟，你要有胆子，今天晚上前去报仇。”法空说：“胆子我比你更大，晚上我帮

你忙儿。”二人说着话，回到庙中。

等到晚上，二人换了夜行衣，背插单刀，直奔灵宝县公馆，瞧见东厢北里间隐隐射出灯光，北上房东里间有人睡觉。飞云撬开门，一个鹞子翻身，进了东里间，手起刀落，把苏永福杀死，提着人头跳了出来，被纪逢春看见一嚷，众人就来追赶。飞云来到东城根以外，拿油纸包袱把人头包好，来到白天看见的那妇人的门口，二人跳进墙去，在院中一使诈语，骆文连起来把门一开，被飞云用人头打去。法空进到屋中，把骆文连之妻背起来，二人蹿房越脊回到庙内，暂把周氏搁在夹壁墙，派几个妇人去劝她。飞云把事情办完，说：“我去看望朋友，今天又是舍药的日子，诸事你要小心，赃官手下能人甚多，怕的是差官前来私访。”说完，飞云就走了。

法空仍然上座，给人看病。天至正午之时，只见武杰追赶小和尚，那夹壁墙地窖子已被他识破。法空跳下座位，吩咐鸣钟聚众，要关山门，把众烧香的吓得直往外跑。众僧人把武杰三人围上。法空拉出单刀，问道：“来者何人？敢在这庙中吵闹！”武杰说：“我乃江南人氏，跟随彭大人当差，出来办案。你们是出家的和尚，竟有夹壁墙地窖子窝藏少妇，该当何罪？”法空摆手中刀，与武杰杀在一处，棋逢对手，不分胜负。走了几十照面，法空对小和尚说：“赶紧至后楼上把你师太爷叫来，这三个小辈甚是扎手，叫你师太爷来把他们拿住。”

小和尚回头就跑，一直来到后楼，金眼头陀法缘正睡着，小和尚过去叫醒他说：“师太爷，了不得了！外头来了一个蛮子，带着二人来这里办案。”法缘一伸手，把那月牙方便铲一擎，下得楼来，直奔前院。

走至前院，来到大雄宝殿前，瞅见众人交手，他一声喊嚷说：“尔等闪开了！”武杰抬头一看，见这和尚身高八尺以外，头大项短，面似乌金，黑中透亮，两道浓眉，一双大环眼，灼灼有